

东 南 亚 史

(古 代 部 份)

[英] 丹·乔·艾·霍尔 著
赵 嘉 文 译注
张 家 麟 校订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24402

788

44

东 南 亚 史

(古代部份)

[英] 丹·乔·艾·霍尔 著
赵 嘉 文 译 注
张 家 麟 校 订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BY
D·G·E·HALL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东南亚史（古代部份）

[英] 丹·乔·艾·霍尔 著

赵嘉文译注

张家麟校订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

云南省玉溪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32开 印张：13 字数：276000
1979年10月第一版 定价0.96元

编 译 序 言

《东南亚史》作者丹·乔·艾·霍尔 (*Daniel George Edward Hall*)，英国人，1891年生，毕业于伦敦大学。1921—1934年在缅甸仰光大学任教，先后任该校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9—1959年任伦敦大学东南亚史教授，1959年后为该校名誉教授。作者从事东南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先后整理出版过不少有关缅甸的历史文献资料，撰写过多种缅甸的历史专著和论文，其中重要的有《早期英国与缅甸的交往，1587—1743》(1923年出版)、《欧洲与缅甸》(1945年出版)、《缅甸》(1956年出版)……等。本书是他的著名硕果。

东南亚地区领域辽阔，它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亚等大陆国家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海岛国家。这个地区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及战略地位重要，对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他们人民的创造性和他们的国际交往，曾产生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但自十六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东侵以后，整个东南亚，除泰国在英、法两国角逐之间作为缓冲国而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外，先后都沦为葡、荷、英、法、西、美等国的殖民地，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达数百年之久。在此期间，欧美各国的学者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对本地区各

国历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版过大量论著。这些学者中间，有些人很主观，曾在这个学术领域内散布过许多谬误，这些谬误至今仍有一定市场，流毒深远。有些学者比较客观，但由于他们所受的殖民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濡染，所以他们的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带有殖民主义的偏见。但是，他们在对这些国家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的整理中，在对关于东南亚的极为丰富的古代中文史料的研究中花了大量功夫，并作出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可作为我们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参考之用。

霍尔的《东南亚史》出版于1955年，1964年和1968年两次补充修订重版。作者在写作此书时，除以自己长期的教学和科研收获为依据外，充分利用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谨，特别是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参考了浩瀚的资料和专著；因而他所写成的这部书对于我们了解和探讨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成了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激烈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并且，这场斗争势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下去。这场斗争的胜负不仅影响着东南亚地区和世界正义事业和人民革命的发展，而且它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和平与安全。对这个地区的历政政治发展、经济文化成就和民族特性等作深入的了解将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这个地区的重视。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对它的各民族的形成作有机的介绍，对它的文化发展作分阶段的分析，对它的历史事件的演变作互相联系的阐述，霍尔《东南亚史》可算一部先驱之作，因而在此领域

内具有它重要的价值。

由于地理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同时，客观地回顾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历史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但我们一定不能把曾经有过的“朝贡”，看成物质财富的单边的贡奉，恰恰相反，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统治者也常常慷慨之慨，对遥远国家来的使节的“赏赐”，有时比它们“朝贡”的“方物”还丰厚。并且这种“朝贡”与“赏赐”的东西有时似乎也带有物资交换的性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从来不赞同这一地区的某一国家的势力过份膨胀，并且往往在这种膨胀发生并侵害到其邻国利益的时候，中国总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对它起到某种制约作用。《东南亚史》的作者霍尔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采用“分割政策”这样的措词，似乎也是不恰当的。

近一百年来，西方的学者和东南亚各国的学者对于东南亚当地的史料和碑铭作了大量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们的这些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代史书关于东南亚各国的记载对于研究东南亚历史，按《东南亚史》作者的话说，是“无价之宝”。离开这些史料，人们就无法完整地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古代历史，甚至无法得知扶南这样的伟大古国的存在。西人对于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曾作过大量探索工作，霍尔《东南亚史》也的确采用了大量中文史料，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种对中文史料的探索还做得不够，对中文史料的采用则很缺乏与当地史料和碑铭的对

比研究。因而，目前要对东南亚史的很多论题作出科学的定论尚有困难。霍尔《东南亚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很多论题的分歧意见广采博收。这将使初接触这个领域的读者不致产生不恰当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并有助于唤起有志于从事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进一步深入钻研的兴趣。

在此之前，许多西方学者笔下的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成了西方各国殖民主义活动史的小插曲。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史》作者对于顺应东南亚民族主义要求的治学方法的大声疾呼，和他对“欧洲中心”、“印度中心”等错误的治学方法的猛烈抨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霍尔表明，他希望“把东南亚作为它本身就是具有值得重视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因这个地区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后才值得重视的地区而历史地加以介绍。”这种出发点是很可取的。

作者不懂汉文，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有关暹罗（泰国）的中文史料的采用特别不够，因而他把暹罗史上某些很有价值的发展时期也当作了“空白点”。就从他间接采用的大量中文史料来说，由于都是转引自其他外国学者的成果，没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因而显得缺乏有机的联系。在采用中文史料的地方一般又不注明出处，这就使对于这个课题有兴趣的中国读者稍感失望。但其他优点是不可磨灭的，仍不愧为名著。

原书从古代叙述到现代，篇幅较长，兹先将第一部（古代部份）付印，以供对国际史、东南亚史研究有兴趣的同志和读者作参考。

侯方岳

1979年10月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初 版 序 言

目前这部著作，对不熟悉这个题目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篇幅巨大而内容详尽的了。其实，它只是在许多部分被高度压缩和过分删节后的简单梗概而已。为了使它成为既适合于非专业性的读者，又适合于打算对这门课题深入钻研的学者的一部东南亚史引论，所以，在叙述史实时，尽可能地少附加烦琐的注释。而对于参考书目的选择和编排则特别给予注意。可供采用的文献可以说是浩瀚的，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书籍、文章和文件汇编。对于早先时期，有成千上万的碑铭和大量尚未经过充分探索的地方史志。对于晚后时期，书目第三部分所列举的那些同时代的记载、文件和回忆录，则颇为重要。

欧洲学者，以及可喜的还有一批日益增多的亚洲学者的大量研究工作不断在取得进展，以致要跟上这整个领域内的发现和解释的进展是困难的。因此，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很重要的欧洲人到来以前的时期——的处理只能看做是暂时性的。譬如，缅甸碑铭这份财富——与东南亚其他任何地区比较，她的这份财富最为丰富——由于戈登·卢斯多年惨淡经营的结果大概很快就会产生相当重要的成果。这肯定将导致本书对蒲甘时期阐述的修改。另外，过去二十年来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学者的研究，大概也会导致恩·杰·克罗姆对古代爪哇史看法的相当大的更正。在这

里试图指出西·西·伯格最近所提出的一系列非难的重要性，他抨击关于爱尔兰加分封王国这段史实和关于克塔纳加拉统治时期和满者伯夷的早期的既成概念。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定论，目前还不可能，而且最好考虑一下杰·基·卡斯帕里斯在他有价值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研究二十年》①中对局势的审慎评价。

本书古代章节的写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乔治·柯代斯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一书。对此书应给予最高的赞扬，不仅因为它是一部珍贵的学术之作，而且还因为它首次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而提出了它的古代历史。在此之前，各国别的历史被那样孤立地看待，以致几乎难于认识到它们许多相类似的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柯代斯开始的人们对这些相类似发展的注意，对思考和研究有极大鼓舞。

对欧洲学者发掘东南亚史所做的工作加以赞扬已不必要。克罗姆的不朽之作《印度化爪哇史》的确在先驱研究的伟大著作中享有地位。但是，时至今日，连欧洲学者自己也对他们以前研究这门课题的态度开始不满。已经感到，从他们自己的训练和观点中所承袭来的某种先入之见对他们的研究态度影响太大了。卡斯帕里斯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欧洲中心”，他并且断定，在弗·乌·斯塔帕尔的洋洋五卷之作《荷属东印度史》中，这已表露无遗。在这部书

原注：①《东方学》，第46期，1954年，第638—641页。

里，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印度化时期”只当作好象是荷兰人活动史的序曲或引言。同样，大致是通过法国人和荷兰人著作而发现了“大印度”的印度作家们，看来也难免“印度中心”之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发生的革命化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对它自己历史的旧概念进行重审，并力图重新确定观点。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伯格的著作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不仅终身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历史文献，而且还创立了一种解释这些文献的方法。虽然得承认，这种方法给这位历史学家肩上加了沉重的负担，但他深信，这是能得出可靠成果的唯一方法。他解释这种方法时说，需要把一个民族的历史著作看做是该民族文化形式的一个要素，这种历史作品，不管从结构或从它的演化和动力的角度来看，与现存遗风之间并非割裂。东南亚各民族的文献中成文资料是丰富的，有的是编年史志，有的是与历史事件相关联的作品。他们的数量庞大，其中有些篇幅很长，迄今为止相对说来只有很少部分应用到历史著作中去，绝大部分尚有待探索和作比较研究。因此，伯格挑战的重要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所研究的范围。

本书内容主要基于在伦敦、仰光、新加坡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时所讲授的教材。其中一些部份也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和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里讲授过。正是在这些大学任课时所获得的经验和同东南亚师生们的交往，使作者认识到需要写成目前这样一本书。因此，这是对过去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过的作品的综述。但在论述阿拉

干、新加坡的背景和缅甸的博道帕耶统治时期几章里，编进了作者自己尚未发表过的新近研究成果。

完全客观的历史作品从来没有产生过。就个人来说，要对目前这样庞大的题目写出一部完全令人满意的著作，无论从知识或判断能力来说都有所不足。这里所预期达到的目的，首要地是要把东南亚作为它本身就是具有值得重视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因这个地区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后才值得重视的地区而历史地加以介绍。它的历史只能从它本身的角度而不能从另外任何一种角度来观察，否则就不能不产生谬误。靠目前可资利用的文献对它进行研究，要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1511年以后这段时期，它的历史在欧洲人笔下，似乎成了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史，而非东南亚本身的历史。对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①——卡斯帕里斯所给的“欧洲中心”这个形容词是特别有道理的。

本书谋求实现的公开宣布的目标所能达到的程度如何，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作者希望他的灵感泉源——即他在与东南亚学生成长期交往时所具有的喜悦和他们经常向他表达的深情厚谊——使得他有可能怀着同情和谅解的心情来对待他们民族的历史，也有可能传达一些通过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所得到的，对智力的激励和启发的感

原注：①明显的例外是艾·皮·费尔的《缅甸史》，基·伊·哈威的《缅甸史》和乌·艾·勒·伍德的《暹罗史》。

受。

在专用名词的拼写上碰到许多具体问题。欧洲作者采用过多种罗马字母的拼写法。西·赫·菲利普斯在他的《东方史手册》(皇家历史学会，1951年)的99——104页关于东南亚问题作者那部份中，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历史作家们出于自己的癖好并未遵循，而一般避免过多使用发音符号。再则，现在各国之间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致，所以，在这样一部著作中要把发音表达得绝对的前后一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遵循的办法，既简化拼写，也尽可能避免前后不一致。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不会使语言学者感到满意。但这似乎又是摆脱目前困境的最好出路。下列是关于发音的几点有用的原则：

一、元音照意大利语发音，辅音一般照英语发音。

二、在缅甸语词汇中，辅音前面均带气音“*h*”的音素；而在泰语词汇中，则把“*h*”加在后面。但在“*t*”“*p*”的情况下可能引起混淆，因此，在使用这个规则表示气音时，就在该字母后面加上一点“，”号，而“*Thailand*”这个词是例外。这是他们国家官方采用的形式。

三、特殊情况：

“*g*”重读，但缅甸语的“*gy*”发作“*j*”音；

字首“*ky*”发作“*ch*”；

缅甸语的字尾“*n*”表示它前面的元音拿撒勒语化；

字首的“*ng*”发音如“*Sing*”里面的字尾“*ng*”；

“*ś*”在梵语词汇中发作“*sh*”，如“*śrīvijaya*”；

“*ou*”通常发作“*oo*”，但在旧时的拼写形式“*T-*

oungoo" 中用如 "Plow" 中的 "ow" 来表示。

志 谢

我要特别感谢乌·弗·库尔哈斯教授，西·赫·菲利普斯教授，艾·赫·克里斯蒂先生和西·迪·科恩先生。在付印之前，他们分别阅读了本书的部份原稿。还要特别感谢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的职员赫·勒·克林伯格先生，他帮我核对了参考书目。在论述荷兰活动的部份，库尔哈斯博士给加的那些详细批注是很有助益的。纵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不能取得一致见解，但对他所作的帮助，我仍然要表示深刻的谢意。

还必须感谢各个学会及人士，他们乐于让我复制了一些他们有版权的插图。他们的姓名均已登在X—W页的插图目录中。对克里斯蒂先生，我特别感激他准许我采用他的东亚史前地图，以及在准备其他地图时对我的帮助。

我的夫人在打字、校对和编排索引中给予了无限的协助。更可贵的是，在我全部空余时间都用来撰写这部书的许多月份里，她所表现出的耐心。

丹·乔·艾·霍尔

再 版 序 言

我要衷心地感谢杰·基·卡斯帕里斯博士，西·迪·科恩教授，奥·乌·沃尔特斯博士。在准备本版的新材料时，他们给了我可贵的帮助。沃尔特斯博士从他尚未发表的著作《早期印度尼西亚贸易和室利佛逝的起源》一书中所提供的材料，使苏门答腊早期历史得到了激动人心的改观，他这本书使东南亚古代史获得全新的说明。

丹·乔·艾·霍尔

第一部分

十六世纪初年之前

第一章，东南亚的民族繁衍.....	(1)
第二章，东南亚古代史.....	(14)
第一节，印度影响的传播.....	(14)
第二节，最早的国家；扶南、林邑.....	(34)
第三节，最早碑铭的时期.....	(49)
第三章，海岛帝国（一）.....	(69)
第一节，室利佛逝的兴起；谢伦德拉王朝.....	(69)
第二节，室利佛逝的强盛与衰落.....	(92)
第四章，海岛帝国（二）.....	(107)
第一节，直到1293年蒙古入侵时的爪哇.....	(107)
第二节，满者伯夷，1293年——约1520年.....	(129)
第五章，高棉和吴哥.....	(149)
第一节，1001年前柬埔寨的高棉王国.....	(149)
第二节，自1001年至1432年吴哥的废弃.....	(168)

第三节，高棉文明的经济基础.....	(191)
第四节，自1432年到1594年被暹逻征服时 的柬埔寨.....	(194)
第六章，缅甸和阿拉干.....	(205)
第一节，先蒲甘时期.....	(205)
第二节，蒲甘帝国，1044年——1287年.....	(216)
第三节，自蒙古征服蒲甘（1287年）到掸 人洗劫阿瓦（1527年）.....	(231)
第七章，泰族和阿瑜陀王国.....	(251)
第八章，占婆王国.....	(273)
第九章，安南和东京.....	(292)
第十章，马六甲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307)
第十一章，欧洲人的到来.....	(332)

第一章

东南亚的民族繁衍

东南亚这个名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广为应用。它所指的领土是构成中印半岛的东亚大陆和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广大群岛。在使用这个名称时，美国作者把它的拼写规范为“*Southeast*”，并为维克托·帕塞尔①和伊·赫·基·多比②所沿用。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要制造这个新词来取代“*South East*”或“*South-East*”。这两者都为长期习惯用法所认可。英国海军采用了连接符号。战争期间，东南亚盟军采用的是无连接符号形式。但是，在《蒙巴顿报告》③中仍又采用了连接符号。正如所有为了方便而用以表达一个广大区域的名称一样，这是易于引起很多非议的。既然我们使用这个名称仅只是为了方便，所以，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些名称加以讨论。

本书所论述到的地区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

原注：①《东南亚的华人》，1951年。

②《东南亚》，1950年。

③《东南亚最高盟军统帅给联合总参谋部的报告》，1951年。